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十八

唐 柳宗元 撰

騷一十首

乞巧文

荆楚歲時記七夕婦人以綵縷穿七孔針陳儿筵酒脯瓜果於庭中以乞巧或云見

天漢中奕奕白氣有光五色以為徵應見者得福此乞巧之所自也然公假是以自見其拙於謀已耳文曰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此文當作於貶謫之後皆元和以後作罷無咎取此文以變離騷系之曰周鼎鑄倕而使吃其指先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故子貢教抱甕者為桔槔用

力少而見功多而抱者羞之夫鳩不巢拙莫比焉而屈原乃曰惟鳩之鳴逝兮吾獨惡其佻巧原誠傷世澆偽因詆拙以為巧意昔之不然者今皆然矣甚之者宗元之作雖亦閔時奔騖要歸諸原然宗元愧拙矣云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饗餌馨香

饗諸延切厚粥也餌仍吏切

蔬果皆羅指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

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

吳均齊記云七

月七日織女當渡河暫詣牽牛爾雅曰河鼓謂之牽牛

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

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紆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

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

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偃倮將事再拜稽首稱

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于天轆轤

上音交下音葛

璇璣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

仰光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玄龜

將蹈石梁款天津儼於神夫于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

耀芒

晉天文志左旗九星在天河鼓左旁右旗亦如之而河鼓居其中

靈氣翕歔

呼勿切

茲辰之良幸而弭節薄遊民間臨臣之庭曲聽臣言臣

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于垤蝸休于

殼龜龜螺蚌

上音贏下音蚌

皆有所服臣物之靈進退唯辱仿

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

勢射利抵巇

音義山險也

中心甚憎為彼所奇忍仇佯喜悅

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曾不惕疑貶名絕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

恥叩稽匍匐言語譎詭令臣縮慙

女六切慙也

彼則大喜臣

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

狺狺

上音陞又邊
迷切下音岸

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睚眦逆走魄遁

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
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闢冒衝突鬼神恐悸聖智危慄
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
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黜沓沓騫騫咨口所言迎知
喜惡默則憎憐搖唇一發徑心中原膠如鉗夾誓死無

遷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旃獨結臣舌

音抑街寬

音陰

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

偏眩耀為文瑣碎排偶抽黃對白噲哢飛走

音哢音哢音弄鳥聲

駢四儷六錦心綉口宮沈羽振笙篳觸手觀者舞悅誇

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鈍枯朽不期

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嚮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

有眉瞋頰蹙

瞋音賓目恨張也頰音遏

喙唾胃歐

音嘔

大赦而歸

赦乃版切

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

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

心規以大圓拔去訥舌

訥與同

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

輕便

平聲

齒牙饒美眉睫增妍突梯卷轡

上音拳下音攀

為世所

賢公侯卿士五屬十連

王制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屬音注

彼

獨何人多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

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襲朱裳

襲音袖衣袂也

手持絳節而

來告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

而行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

為汝唯知恥諂貌淫詞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
胡妄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汙卑凡
吾所有不安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
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不

一作
不敢

罵尸蟲文

酉陽雜俎載人有三尸上尸清姑伐人
眼中尸白姑伐人五藏下尸血姑伐人

胃命凡庚申日三尸言人過於帝古語云三守
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公之此文非曰
誠然盖有所寓焉耳公自貞元十九年以御史
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

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俄而叔丈敗
公貶卽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然宰相哀
才且困將深濯用之會程昇復起領運務乃詔
補袁州刺史而武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
用遂罷當時之譏公者衆矣假尸蟲以嫉
其惡端有所指也當在元和謫永後作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蟲三處腹中伺人隱微失誤輒籍
記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讒于帝以求饗以是人多

謫過疾癘天死柳子特不信一無特字曰吾聞聰明正直者

為神帝神之尤者一無者字其為聰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

比陰穢小蟲縱其狙詭延其變詐以害于物而又悅之

以饗其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蟲若果為是則帝必將
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類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
而苛慝不作然後為帝也余既處卑不得質之于帝而
嫉斯蟲之說為文而罵之

來尸蟲汝曷不自刑

一作形

其形陰幽跪側而寓乎人

一作跪

作詭以賊厥靈膏肓是處兮不擇穢卑潛窺默聽兮

窺一作觀

比居七
據二切

導人為非冥持札牘兮搖動禍機卑陬拳縮兮

宅體險微以曲為形以邪為質以仁為齒以僭為吉以

淫諛誣為族類以中正和平為罪疾以通行直遂為

顛蹶以逆施反闢為安佚諧下謾下謾音官切欺也恒其心術

妬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竊出睨五計反走讒于

帝遽入自屈暴然無聲暴音覓其意乃畢求味已口胡人

之恤彼修蝟恙心蝟胡恢切人腹中長虫也短蛻穴胃蛻如消去消二切腹中虫

也外搜疥癘疥癢也癘疫氣也下索瘰痔瘰力闕切瘡也痔治里切後病也侵

人肌膚為已得味世皆禍之則惟汝類良醫刮殺聚毒

攻餌旋死無餘乃行正氣汝雖巧能未必為利帝之聰

明宜好正直寧懸嘉饗答汝讒慝以付九閼貽虎豹食

楚辭宋玉招魂詞虎豹九閼啄害下人言天門九重下使神虎豹執其關閉主啄鬻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下

民舞躍荷帝之力是則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

滅汝之精萼收震怒

萼收天之刑神禮記孟秋之月其神萼收

將勅雷霆擊

汝鄴都

豐音

糜爛縱橫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羣邪殄夷

大道顯明害氣永革厚人之生豈不聖且神歟祝曰尸

蟲逐禍無所伏下民百禄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蟲誅

禍無所廬下民其蘇惟帝之德萬福來符臣拜稽首敢

告于玄都

斬曲几文

觀其文蓋指當時以諂曲獲用者其言或因先容以售其端則必有所指明矣

繼之以病夫甘馬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則又以見用者不明棄直而用曲則不才者進其指微矣皆

貶謫後作與前篇相後先云

后皇植物

楚辭九章后皇嘉樹橘徠服兮注后后土也皇皇天也

所貴乎直聖主

取焉

主一作王

以建家國亘為棟楹

上音凍下音盈

齊為閭闔

上苦本切

域下音

外隅平端中堂謹飭

一作飾

度焉以几

度時洛切

維量之

則君子馮之以輔有德

一作其德

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斷茲

標木

標屈伸木也

以限肘腋欹形詭狀曲程詐力制類奇邪

上音畸下音襄

用絕繩墨勾身陋狹危足僻側支不得舒脅不

遑息余胡斯蓄以亂人極追咎厥始惟物之殘稟氣失

中遭生不完託地堯堙

上口交切何休注曰堯堙不生五穀曰不毛堙徒結切堯冢也

反時燠寒鬱悶

一作閑

結澀癢蹇

一作塞

艱難不可以遂遂

虧其端離奇詰屈縮慝嶢坑

上音攢下五官切銳上也高也

含蝎孕蠹

蝎胡葛切木中蠹虫也蠹音妬

外邪中乾

音干

或因先容以售其蟠

售音蟠

音盤郤陽書蟠木根抵輪囷離奇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為之先容也

病夫甘焉制器以

安彼風毒敗形陰沴遷魄

沴間計切相傷為之沴

禍氣侵骨淫神

化脉體反筋倦榮垂衛逆乃喜茲物以為已適器之不

祥莫是為敵烏可昵近以招禍癖

音解

且人道甚惡惟曲

為先在心為賊在口為愆在肩為僂在膝為攣為攣戚施踣

跂

上舉綺切曲也下丘弭切有跂踵國其人行脚踉不着地

匍匐拘拳古皆斥遠莫

致於前問誰其類惡木盜泉

選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

朝歌回車

鄒陽書邑號朝歌墨子回車晉灼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

簡牘載焉

昭王市骨樂毅歸燕

燕昭王厚幣以招賢者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

馬者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而返君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賣況生者乎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哉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今我斬

此以希古賢諂諛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達法焉是專

咨爾君子曷不乾乾

音虔易君子終日乾乾

既和且平獲祐于天

去惡在微慎保其傳

宥蝮蛇文

并序

與前文先後永州作晁無咎取罵尸蟲憎王孫并此宥蝮蛇文以附

變騷系之曰離騷以虬龍鸞鳳託君子以惡禽臭物指讒佞王孫尸蟲毒蛇小人讒佞之類也其憎之也罵之也投畀有北之意也其宥之也以遠小人不惡而嚴之意也蓋離騷備此義而宗元

放之

家有僮善執蛇晨持一蛇來謁曰是謂蝮蛇

蝮音覆
毒蛇也

犯

於人死不活又善伺人聞人咳嗽步驟輒不勝其毒捷

取巧噬

音誓

肆其害然或慊

苦簾切
恨也

不得於人則愈怒反

齧草木草木立死後人來觸死莖猶墮指攣腕腫足

攣
間

緣切腕烏貫
切腫時勇切

為廢病必殺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惡得之

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類甚博

余謂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宮內彼不汝即而汝即彼犯

而闕死以執而謁者汝實健且險以輕近是物然而殺之汝益暴矣彼耕獲者求薪蘇者皆土其鄉知防而入焉執耒操鞭持芟朴以遠其害汝今非有求於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奧不步閭是惡能得而害汝且彼非樂為此態也造物者賦之形陰與陽命之氣形甚怪僻氣甚禍賊雖欲不為是不可得也是獨可悲憐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殺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為若是叩其脊諭而宥之其辭曰

吾悲乎

一作夫

天形汝軀絕翼去足無以自扶曲脅屈脇

惟行之紆目兼蜂蠆

上音峯下田邁切

色混泥塗其頭

一作顛

蹙

忍其腹次且

上七私切下七余切

褰鼻鈎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

銜毒而趨志靳害物陰妬潛狙

子余切

汝之稟受若是雖

欲為鼃為蝥

鼃音蛙蝥蟊也蝥弋忍切蝥螻也螻反行即寒蚓也

焉可得已凡

汝之為惡非樂乎此緣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搖風動百

毒齊起首拳脊努呴舌搖尾

呴音冉噍也

不逞其凶若病乎

已世皆寒心我獨悲爾吾將難吾庭

難他計切除草

葺吾楹室

一作害

吾垣嚴吾局俾與草不植而穴隙不萌

隙去逆切義與隙同

與汝異途不相交爭雖汝之惡焉得而行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質既稟乎此能無危物賊害無辜惟汝之實陰陽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音送宥

汝于野自求終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餘力一揮應手糜碎我雖汝活其惠實大他人異心誰釋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嗚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訟其內今雖寬焉後則誰賚一作賴陰陽

爾造化爾道烏乎在可不悲歟

憎王孫文

與前文先後永州作後漢王延壽嘗為王孫賦有云顏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

小兒則猴之類而小者也

獼王孫居異山德異性不能相容獼之德靜以恒類仁

讓孝慈居相愛食相先行有列飲有序不幸乖離則其

鳴哀有難

乃旦切

則內其柔弱者不踐稼蔬木實未熟相

與視之謹既熟嘯呼羣萃然後食衎衎焉山之小草木

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鬱然王孫之德躁以

覓

虛駢切又
牛刀切

勃諍號呶

上音豪下
尼交切

嗜嗜疆疆

嗜子夜切
又則伯切

雖羣不相善也食相噬齧

倪吉切

行無列飲無序乖離而

不思有難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踐稼蔬所過狼藉披攘

木實未熟輒齧齧

上下結切
下五校切

投注竊取人食皆知自實

其噉

音歟以頰
聚食曰噉

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後

已故王孫之居山恒蒿然以是援羣衆則逐王孫王孫

羣衆亦齧猿

上仁革切齧
也一作齧

援棄去終不與抗然則物之

甚可憎莫王孫若也余棄山間久見其趨如是作憎王

孫云

湘水之漑漑兮

湘水出零陵郡

其上羣山胡茲鬱其彼瘁兮善

惡異居其間惡者王孫兮善者猿環行遂植兮止暴殘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不賊旃跳踉

上徒彫切下呂唐切

叫囂兮衝目宣斷

魚斤切齒根肉

外以敗物兮內以爭羣排鬪

善類兮譁駭披紛

譁音華駭下楷切

盜取民食兮私已不分充

噉果腹兮

莊子腹猶果然音如字又苦火反

驕傲驩欣嘉華美木兮碩

而繁羣披競齧兮枯株根毀成敗實兮更怒喧居民怨

苦兮號穹旻

號音豪旻音珉

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獨

不聞援之仁兮受逐不校退優游兮惟德是傲廉來同

兮聖囚

蜚廉惡來紂之臣紂囚西伯美里

禹稷合兮凶誅

謂舜用禹稷去四凶也

羣小人

一無人字

遂兮君子違大人聚兮孽無餘善與惡不

同鄉兮否泰既兆其盈虛

否備鄙切

伊細大之固然兮乃禍

福之攸趨王孫兮甚可憎噫山之靈兮胡逸而居

逐畢方文

并序

元和七八年公尚為永州司馬至十年方召至京師當在八年夏作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少尚五六發過

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咸無安處老弱燔死燔音煩晨

不爨

取亂切

夜不燭皆列坐屋上左右視罷不得休

罷音疲

蓋類物為之者訛言相驚云有怪鳥莫實其狀山海經

云章莪之山有鳥如鸛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畢方見

則其邑有譌火

上五戈切妖言曰譌

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又

有鳥傳者其畢方歟遂邑中狀而圖之襍而磔之

磔列也張

格切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救羣材大施棟宇兮小蔽草萊各有攸

宅兮時闔而開火災為用兮化食生財胡今茲之怪戾

兮日十藝而窮災

藝如劣切

朝儲清以聯遠兮夕蕩覆而為

灰焚傷羸老兮炭死童孩叫號隳突兮戶駭人哀袒夫

狂走兮倏忽往來鬱攸孽暴兮

暴音剝

混合恢臺

騷云收恢炙之

孟夏兮

民氣不舒兮僵踣顛頽

僵音薑踣蒲北切

休炊息燎兮側

伏煨煤門薨晦黑兮啟伺姦回若墜

一作墜

之天兮若生

之鬼令行不訛兮國恐盡已問之禹書

山海經乃禹所撰故云

畢

方是崇

音遠

嗟爾畢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聰明兮念此下

地災皇所愛兮僂死無貳幽形扇毒兮陰險詭異汝今

不懲兮衆慙咸至

慙音訴

皇斯震怒兮殄絕汝類祝融悔

禍兮

祝融火神晉語黎為高辛氏火正光熙四海命之曰祝融注祝始也融明也

回祿屏氣

回祿火神也

大陰施威兮玄冥行事

楚辭九歎考玄冥於空桑注玄冥大陰之神

汝雖赤其文隻其趾逞工衙巧莫救汝死黠知亟去兮

黠下八切

愚乃止此高飛兮翱翔遠伏兮無傷海之南兮天

之裔汝優游兮可卒歲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良兮今

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

井序

據集元和四年與李建書云僕自去年八月末痞疾稍已又與楊憑

書云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又云每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而按膽不能自止此文自言病痞

且悸作於

永州時也

余病痞且悸

痞部鄙切

謁醫視之曰唯伏神為宜明日買諸

市烹而餌之病加甚召醫而尤其故醫求觀其滓

壯士切澀

也

曰吁盡老芋也彼鬻藥者

鬻音育

欺子而獲售子之懜

也而反尤於余不以過乎余戍然慙愴然憂

愴口溉切

推是

類也以往則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衆矣又誰辨

焉申以詞云

伏神之神兮惟餌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跂開滯

結兮

區音

調護柔剛和寧悅懌兮復彼恒常休嘉宜訢

兮

訢音

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樂揚揚余殆於理兮

榮衛蹇極伏盃積塊兮悸不得息有醫導余兮求是以

食往沽之市兮欣焉有得條濯爨烹兮專恃爾力反增

予疾兮昏憤馮塞

憤胡對切

余駭其狀兮往尤于醫徵津以

觀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茲謂蹲鴟

上音存下處脂切蹲鴟芋

魁處身猥大兮善植汙卑受氣頑昏兮陰僻歎危歌丘

亦作奇切累積星紀兮以老為奇潛苞水土兮混雜蟪蝼惟上

船切蟪蝼子也下不幸充腹兮唯瘡之宜野夫伎害兮音伎

也眞猥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觀者勿疑中虛以脆兮外

澤而夷誤而為餌兮命或殆而今無以追兮後慎觀之

嗚呼物固多偽兮知者蓋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禍書

而為詞兮願寤來者

愬螭文并序

零陵永州郡名文作
于元和未台之時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

螭丑知切

法曹史唐登浴其涯

音新螭牽

以入一夕

一作昔

浮水上吾聞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

是耶於是作螭投之江曰天明地幽孰主之兮

莊子天其

運乎地其處乎孰主張是

壽善夭殤終何為兮堆山醜江

醜山宜所綺二切

司者誰兮突然為人使有知兮畏危慮害趨走祇兮父

母孔愛妻子嘻兮出入公門不獲非兮泚泚湘流

泚音攸水

貌

清且微兮陰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茲熱卒無歸兮

親戚叫號閭里思兮魂其安游覲湘纍兮

揚雄反離騷因江潭而往

記兮欽弔楚之湘累注累力追切諸不以嗟爾怪螭害
犯罪死曰累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

江湄兮

湄音眉

涎泳重淵

涎徐連切
淵一作瀾

物莫威兮鰲形決目

鰲力幽巨
糾二切

潛伺窺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歲既大旱澤

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顛危兮充心飽腹肆教嬉兮洋洋

往復流逶迤兮

上於危切
下音移

惟神高明胡縱斯兮蔑棄無

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罰肅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

蒲魚侵用吉無疑兮挂拴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愬將

安期兮神之有亡於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零陵永州郡名文蓋指事以寓意其曰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蓋端

指貪利以捐生者文意皆指是非哀夫永之溺者而哀夫世之溺者云耳與招海賈之意同

永之氓

永一作零陵

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

絕湘水中濟舩破皆浮游其一氓盡力而不能尋常其

侶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後為曰吾腰千錢重是以後曰

何不去之不應搖其首有頃益急已濟者立岸上呼且

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

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於是

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貨兮惟大氓之為憂洪濤鼓以風涌兮

浩漚蕩而無舟

漚戶廣切

不讓祿以辭富兮又旁窺而詭求

手足亂而無如兮負重踰乎崇丘既搖頭一作浮順

而滅脊

兮不忍

一作欲

釋利而離尤

離騷經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注離尤遭禍

也呼號者之莫救兮愈搔首以沉流髮披鬟以舞瀾兮

楚詞大招豕首縱目披髮鬟只鬟如陽切亂髮也

魂俵俵而焉游

俵丑良切又音張龜

鼉互進以爭食兮魚鮪族而為嗟始貪贏以啻厚兮終

負禍而懷讎前既沒而後不知懲兮更攬取而無時休
哀茲氓之蔽愚兮反賊已而從仇不量多以自諫兮姑
指幸者而為謀夫人固靈於鳥魚兮胡昧爵而蒙鈎音爵

鬻網也

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雖最兮卒以道夭與

害偕行兮以死自統推今而鑒古兮鮮克以保其生衣

寶焚紂兮專利滅榮

紂衣寶玉焚於鹿臺榮夷公專利見周紀

豺狼死而猶

餓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貿貿而無知兮

一無民字貿音茂

故

與彼咸謚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之為余再更噫

招海賈文

據文意亦永州作晁無晷取以續楚辭系之曰昔屈原不過於楚傍徨無所依

欲乘雲騎龍遨遊八極以從己志而不可猶怛然念其故國至于將死精神離散四方上下無所不往又有衆鬼虎豹怪物之害故大招其魂而復言之皆不若楚國之樂者招海賈文雖變其義蓋取諸此也言賈尚不可為而又浮于海大泊滄淪八方易位魚龍神怪其禍不測孰與上黨易野出入無虞而可樂哉上黨亦晉地宗元以謂崎嶇冒利遠而不復不如已故鄉常產之樂亦以諷世之士行險以僥倖不如居易以俟命云

咨海賈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離其形大海盪泊兮

音盪

蕩泊一作汨

顛倒日月龍魚傾側兮神怪隳突

隳突隳沒切

滄

茫無形兮往來遽卒陰陽開闔兮氛霧溺溺

上烏孔切下蒲沒切

君不返兮逝恍惚

一無遊字恍惚同

舟航軒昂兮下上飄鼓騰

趨嶢嶢兮

趨較角切嶢午么切嶢午結切

萬里一覩萃入泓坳兮

萃才律切

峴嶠也泓鳥宏切坳於交切

視天若畝

說文與晦同

奔螭出抃兮翔鵬振

舞天吳九首兮更笑迭怒

山海經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其為獸也八首人

面此為九首恐誤

垂涎閃舌兮揮霍旁午君不返兮終為虜黑

齒齖齖鱗文肌

木玄虛海賦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注黑齒海外國名齖士眼切齒不正齖

魚蹇切齒露

三角駢列耳離披

山海經鰈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鰈音陵

反斷

叉牙踔巖崖

斷魚斤切齒根肉踔救教救蛇首狝鬣虎

豹皮

沈懷遠南越志鯨魚鯉也形如蛇而四尺沈瑩臨海水異物志虎鮓長五尺黃黑斑文耳目齒牙有

似虎形或變乃成虎狝音希豕也

羣沒互出謹遨嬉臭腥百里霧雨瀰

君不返兮以充飢弱水蓄縮

一作溺水張衡思立賦亂溺水之溝溪兮注引山海

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溺水之川環之楚詞大招東其有大海溺水漑漑只注東海其水淖溺死沒萬物也

下不極投之必沉負羽無力鯨鯢疑畏

鯨其京切鯢音倪

淫淫

嶷嶷

魚力魚其二切

君不返兮卒自賊怪石森立涵重淵

涵音含

高下迺置滔危顛崩濤搜䟽剋戈鋌

時連切小子

君不返兮

砦沉顛其外大泊評齋淪

評音平水名谷也齋於淪切水深廣兒

終古迴

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錯陳君不返兮亂星辰東極傾

海流不屬泯泯超忽紛盪沃殆而一跌兮

跌徒結切

沸入湯

谷

離騷遠遊朝濯髮於湯谷注湯谷在東方少陽之位淮南言日出湯谷入虞淵也

舳艫霏解

梢若木

舳音軸艫音盧若木楚辭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

君不返兮魂焉薄

海若嗇貨號風雷

海神名曰海若

巨鼇領首丘山頽

列子渤海之東有大

壑焉其中有五谷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而山根無所着隨波上下不得暫時先

聖訴於帝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

猖狂震號翻

三番六萬歲一交焉鼇音教領戶感切

九垓

號許逆切

君不返兮靡以摧咨海賈兮君胡樂出幽險

而疾平夷恟駭愁苦而以忘其歸

恟音

上黨易野恬以

舒

上黨潞州也言天下平陸之地足以為賈而無虞也

蹈蹂厚土堅無虞

蹂忍久切踐也

歧路脉布彌九區出無入有百貨俱周游傲睨神自如

撞鐘擊鮮恣歡娛君不反兮欲誰須膠鬲得聖捐鹽魚

孟子膠鬲舉

范子去相安陶朱

范蠡乘扁舟浮江湖變姓名適齊為鴟夷子之

於魚鹽之中

陶為朱公治產積居與時

呂氏行賈南面孤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

逐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也往來販賤賣貴累千金後事秦莊襄王以為丞相封文信侯

弘羊心計登謀謨煮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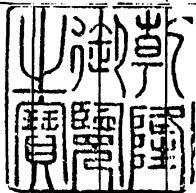
大治九卿居祿秩山委收國租

桑弘羊以心計言利事析秋毫領大司農盡管

天下鹽鐵作平準之法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權輪置平準于京師盡籠天下之貨使商賈無所牟利於是民不益賦而天下

賢智走諾爭下車逍遙縱傲世

所趨君不返兮謚為愚咨海賈兮賈尚不可為而又海是圖死為險魄今生為貪夫亦獨何樂哉歸來兮寧君軀



柳河東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柳河東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內閣學士_臣瑞保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進士_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_臣吳舒帷

謄錄監生_臣李桂香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十九

唐柳宗元撰

弔賛箴戒十五首

弔萇叔文

萇弘字叔周靈王之賢臣為劉文公之屬大夫敬王十年劉文公與弘欲城成

侯使告於晉魏獻子蒞政悅萇弘而與之合諸

侯於狄泉衛彪侯曰萇弘其不歿乎周詩有之

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及范中行難周人殺

萇弘莊周云萇弘死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蓋

語其忠誠然也公褒弘以忠死故弔

云晁無咎取此文於變離騷萇音長

有周之羸兮

羸力追切

邦國異圖臣秉君則兮王易為侯威

強逆制兮鬱命轉幽

一作輔幽

疹蠱膠密兮

疹音軫蠱音古

肝膽為

仇

一作為尤

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

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橫軀以抑嵩宗坼陟兮

陟文爾切說文

小堀也一曰山摧

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以為式

盧乙甲切

溺奴狄切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

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

剽匹妙切狡古巧切

但就制乎強

國松栢之斬刈兮薊葺欣植

薊烏孔切葺如容切又而隴切

盜驪折足

兮

驪音離

罷駑抗臆

罷音疲

驚鳥

之高翔兮孽狐喘而不食

驚鳥至喘之瑞切

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

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傲兮茲固蹈殆而

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城以夸功

平聲

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以為謾

騷云皇覽揆余於初度兮

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

白日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黜寥

廓而殄絕

黜徒感切

竭馮雲以亾愬兮

亾音貢說文飛聲

終冥冥以

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涸涸其不化

兮

涸音互涸音
鶴入胡故切

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

之操陷瑕委厄兮固哀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哲不偷

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類

兮

一作比干之以仁義類兮一作比干之仁義兮一無
義字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

商有三
仁焉

緬遠絕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

子貢曰伯
夷叔齊何

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內

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

夫死忠兮君子所與嗚呼哀哉兮敬吊予忠甫

一作敬吊忠甫

弔屈原文

晁無咎取以附變騷曰原沒賈誼過湘初為賦弔原至揚雄亦為文頗反其辭

自岷山投諸江以弔之誼愍原忠逢時不祥以比鸞鳳周鼎之竄棄雄則以義責原何必沉身
二人者不同亦各從志也及子雲得罪與昔人
離讒去國者異太史公所謂虞卿非窮愁亦不
能著書以自見於世者故補之論宗元之弔原
殆困而知悔者其辭慙矣余謂斯言誠有旨然
公再逐而過湘江
要亦不能無感云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

屈原

為楚懷王左徒以上官大夫讒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
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顛顚形容枯槁漁

父見而問之乃作懷沙賦於是
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汨音覓
孽衡若以薦芳蘅音行
離騷雜

杜衡與芳芷若杜
若也皆香草名
願荒忽之顧懷兮與陳辭而有光一作

明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
支離搶攘兮搶千羊切
攘如羊切

遭世孔疚音究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裘書益稷予欲觀古
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會宗彛注華象草華蟲雉也宗廟彛鑄以
華蟲等為飾羔音高羊子小曰羔裘與袖同衣袂也左

氏襄十四年衛右宰穀曰余狐裘而羔袖先生之
意蓋以言貴者不復用而賤者又得以進御云耳牝雞

咩咩兮孤雄束味書牝雞之良惟家之索
音伊咩音憂味與蜀同陟救切象也蓋亦以喻

賢者不獲伸其喙而
小人反以肆其說耳
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哇咬淫聲
也哇烏瓜

切梁元帝纂要淫歌曰哇歌咬於交切大董喙以為羞
呂六呂中之一也先生蓋亦以取喻云

兮焚棄稷黍董音覲藥草鳥頭也 狂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

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攘折火列兮娛娛笑舞穢音襄屋椽周

謂之攘齊魯謂之曉 曉兮曉馨么切與恍同說文懼也詩曰予惟音

曉娛娛一作埃娛 惑以為咸池咸池黃帝樂也 便媚鞠耍兮美逾西施離騷有西施之

美容耍女六切 謂謨言之怪誕兮反寘瑱而遠違瑱他甸切以玉充耳 匿

重痼以諱避兮進俞綏之不可為俞俞跼綏秦綏皆古良醫也 何先

生之凜凜兮厲鉞石而從之鉞與針同 但仲尼之去一有魯舍字

兮曰吾行之遲遲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柳下

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而去且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

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

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

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惆悵兮

惆悵本切悵拍逼切

大故而不貳沉璜瘞佩兮

瘞於

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

胡久而不芳

離騷經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注荃蕙皆美香也荃音孫

先生之

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

之盈眶

去王切眼眶也

呵星辰而驅詭怪兮

謂屈原放逐見楚廟圖畫天地山川

神靈譎詭及古聖賢怪物行事書其壁呵而問之作天問假以稽疑而滌憤悶也

夫孰救於崩

亡何揮霍夫

一無夫字

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矐

朗兮

姱音跨奢兒矐音黨目無睛直視也

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哀之坎

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

平聲

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萃為屈之幾何兮

萃音救國語融之興者其在萃姓乎萃楚姓也

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

今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
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媮風之不可去
兮懷先生之可忘

弔樂毅文

樂毅其先曰樂羊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昭王怒齊未嘗一日而忘

報齊也乃先禮郭隗而毅往委質焉以為上將軍下齊七十餘城田單間之毅畏誅遂西降趙以書遺燕惠王曰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志於春秋勇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公傷毅之有功不見知而以讒廢也故弔云晁無咎故亦取之於慶曆

許縱自燕來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樂生之墓余聞

而哀之其返也與之文使弔焉

大厦之騫兮風雨萃之車亡其軸兮乘者棄之嗚呼夫

子兮不幸類之尚何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

疾走兮

即上所載畏
誅降趙之意

狂顧傍徨燕復為齊兮

趙封毅於
觀津號曰

望諸君尊寵毅以警動燕齊田單與
燕軍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

東海洋洋嗟夫子

之專直兮不慮後而為防胡去規而就矩兮卒陷滯以

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豈夫子之不能

今無亦惡是之遑遑仁夫對趙之惘疑兮誠不忍其故

邦

初毅去趙歸燕昭王問伐齊之事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

樂毅

約趙惠王別使連楚魏令趙矚秦以伐齊諸侯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昭王以毅為上將軍趙惠王以相國

印授毅

并護趙楚韓魏兼兵伐齊其後又捐燕歸趙始終對趙之意可見矣

君子之容與兮

彌億載而愈光諒遭時之不然兮匪謀慮之不老踞陳

辭以隕涕兮

離騷經攬茹蕙以掩涕兮需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眴吾既得此中正踞巨

几切長

仰視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謂何兮言余心之不

臧

言一作信

伊尹五就桀賛

作之年月不可考先儒或以為到永州後作謂抑以附王叔文遂嘗

與許京兆書云早歲與負罪親善始奇其能謂
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座座勉勵惟
以忠正信義為志以興竟舜孔子之道利元元
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今人作
此贊以陰自解說蓋以桀比叔文言其居勢順
便可以速得志云耳以叔文為桀而以德宗為
湯是果公之意哉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
見矣夫何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
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
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

人克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
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
湯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
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
乃相湯伐桀俾湯為克舜而人為克舜之人是吾所以
見伊尹之太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
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
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

憧昌
客切

吾觀聖人之急

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
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
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亳殷猶不

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

書惟聖罔念作狂
惟狂克念作聖

一日勝

殘至千萬冀一卒無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舛自

師

音而

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為偶道之為

大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

恒之所疑我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為誨一作

梁丘據贊

左傳昭公三十年齊侯疥遂瘕期而不廖梁丘據與裔欵皆齊嬖大夫也言於

公曰是祝史之罪也請誅祝史晏子以為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闕去禁薄斂已責入齊侯田于沛至自田晏子侍于邁臺子猶馳而造馬子猶即梁丘據也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馬得為和君所謂可處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此君所謂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己者也夫以孟子之賢藏倉猶得以沮君而梁丘據不毀晏子之賢是誠可取方子厚賤竄遠方左右近臣有能一為子厚之地者乎其曰激贊梁丘誠有以哉

齊景公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爭古號媚士君悲亦悲
君喜亦喜曷賢不贊卒贊於此媚余所仇激贊有以梁
丘之媚順心狎耳終不撓厥政不嫉反已晏子躬相梁
丘不毀恣其為政政實允理時睹晏子食寡肉缺味愛
其不飽告君使賜中心樂焉國用不墜後之嬖君罕或
師是導君以諛音腴聞正則忌讒賢協惡民蠹國圯部鄙切
嗚呼豈惟賢不逮古嬖亦莫類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
贊梁丘心焉孔痺

霹靂琴贊引

贊云零陵在永州時作也

霹靂琴

上音僻下音歷

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為也始枯桐

生石上說者言有蛟龍伏其竅

音款空也

一夕暴震為火之焚

至旦乃已其餘磴然倒卧道上

磴苦東戶宋二切石聲

震旁之民

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為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

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

震之於火為異是琴也既良且異合而為美天下將不

可載焉

戴一作再

徵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

之左與右

越如字禮記朱弦而疏
越注云越瑟底孔也

以著其事又益以序

以為他傳辭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龍伏之靈震焚之奇既良而異爰
合其美越實為之贊者柳子

尊勝幢贊

觀序云睦州於是誠焉不疑謂李睦州
也馬孺人睦州之外婦馬淑也據集有

淑墓誌元和五年五月卒而此序云
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贊當時作

以佛之為尊而尊是法嚴之於頂其為最勝宜也既尊
而勝矣其為拔濟尤大塵非而災去影及而福至睦州

於是誠焉不疑襲石六觚

音孤史記漢興破觚為圓斷雕為模觚謂方也

其長

半尋乃篆乃刻立之為福馬孺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

道未嘗敢怠今既沒睦州又成其志擇最勝且尊之道

丈之於石以延其休則其生佛所得佛道宜無疑也贊

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勝無上兮以為寶拔大苦兮升至真靈

合贊兮神而神駕元氣兮濟玄津誰為友兮上品人德

無已兮石無磷

音隣

延永世兮奠坤垠靈受福兮公之勤

龍馬圖贊

靈昌滑州郡名也明皇開元二十九年三月滑州刺史李邕獻馬肉鬣鱗臆斯

不類馬日行三百里與公贊所狀皆合公嘗說周穆王八駿之圖可焚而獨於此贊龍馬之神此必有可信不誣者哉序稱盧遵從柳來南者此贊亦永州作集有送盧遵游桂州序蓋其內云弟

始吾聞明皇帝在位靈昌郡得異馬於河而莫知其形

好事者涿人盧遵以其圖示余其狀龍鱗虺尾

虺許尾切拳

毛環目肉鬣

音獵

馬之靈怪有是耶居帝閑為馬幾二十年

從封禪郊籍鳴和鑾者數十事遇禍亂帝西幸馬至咸

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泳去不知所終且其來也宜于時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覩其形不可以不贊

靈和粹異孕至神兮僂尾童鬣

僂力果切

䟽紫鱗兮巍然特

出瑞聖人兮

顏延年赭白馬賦實有騰光吐圖疇德瑞聖之符焉

理平和樂禮樂

陳兮

禮一作百

鳴鑾在御大路遵兮

詩遵大路兮

世疣道悖還吾

真兮

疣莫江切

哀鳴延首慕水濱兮沛焉潛泳旋奔淪兮

倫於倫切

淵居海逝靈無鄰兮出處孔時類至仁兮嗟爾衆

類孰是倫兮進昏死亂貼厥身兮

貼音鹽又都念切猶危也

匪馬之

慕吾誰親兮贊之斯圖宜世珍兮

誠懼箴

或疑其憂懼二箴在貞元末年王叔文將敗時作恐未必然觀其詞意亦貶謫後文

云

人不知懼惡可有為知之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
昧勿思禍至後一作懼是誠不知君子之懼懼乎未始

幾動乎微事遷乎理將言以思將行以止中決道符乃
順而起起而獲禍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詭懼而
為懼雖懼焉如君子不懼為懼之初

憂箴

憂可無乎無誰以寧子如不憂憂日以生憂不可常常則誰懌子常其憂乃小人戚敢問憂方吾將告子有聞不行有過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煩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誠懇過又不及憂之大方唯是焉急內不自得甚泰為憂省而不疲雖死優游所憂在道不在乎禍吉之先見

易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乃可無過告子如斯守之勿墮

師友箴

并序

觀集中與嚴厚與書在元和八年書云怪僕所作師友箴與荅韋中

立書此箴當作
於八年之前也

今之世為人師者衆笑之舉世不師故道益離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舉世無友故道益棄嗚呼生於是病矣歌以為箴既以儆己又以誡人

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從師可從者誰借有可從舉世笑之吾欲取友誰可取者

孟子離婁下尹公之他借有可取中道或捨仲尼不生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牙也久死

鮑叔牙與管仲為友後薦仲于桓公以為相杜甫詩云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

如土蓋管鮑
善交友者也

二人可作懼吾不似中焉可師恥焉可友

謹是二物用惕爾後道苟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
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無忽

敵戒

作之年月雖不詳然觀其
詞旨當與前三歲前後作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
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既除詭詭乃亡

謂秦滅齊

楚燕趙韓魏六國後不二
世而亡也記音怡自得貌

晉敗楚鄢范文為患厲之不

圖舉國造怨

晉厲公六年鄭倍晉與楚盟晉怒發兵厲
公自將五月渡河間楚兵來救范文子請

公欲還卻至曰發兵誅逆見強避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鄢陵子反收餘兵欲復戰晉患之鄢音堰孟孫惡臧孟死臧惜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武李

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大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潔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及旅召公鉏使與齒之公鉏既廢于是季孫愛臧孫孟孫惡之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出涕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若之何臧孫曰季孫愛我疾疾也孟孫惡我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藥石也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

壽矜壯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瘡音愈

又音俞

三戒并序

公之自序之意明矣戒言永
某氏之鼠當在適永州時作

吾嘗思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秉物以逞或依勢以
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於禍有客
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麕

上音眉下音
倪鹿子也

畜之入門羣犬垂涎

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
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已之麋也以
為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
然時啖其舌啖音淡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
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
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舩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

見之虬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慙慙

然莫相知

慙魚僅切
恭敬也

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

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

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

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闕

虎檻切

斷其喉盡

其肉乃去噫形之虬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

出其拔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馬悲夫

永基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己生歲直子鼠子神

也因愛鼠不畜猫犬

一作入

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

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

無完器拋無完衣

拋音移衣架也

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

與人兼行

累累追切

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

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

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

猫闔門撒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梟

數月乃已

晁尺救切
與奧同

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

哉

柳河東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柳河東集卷二十

唐 柳宗元 撰

銘雜題一十二首

沛國漢原廟銘

并序

漢高祖十二年自將擊黥布還過沛宮謂沛父兄曰

游子悲故卿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且朕自沛公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為朕湯沐邑惠帝即位乃詔有司立原廟至唐尚存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元首萬邦時則舜禹稷禹

音薛與契同

佐命垂統股肱天子聖德未衰而內禪

音擅

元臣繼天而

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周道削

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

興之

班固高祖贊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又曰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

赤協於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

又俾九臣之後翊而登之所以紹復

丕績不墜厥祀故曲逆

上音去下音遇

起為策士輔成帝圖吐

謀洞靈奮其如神舜之胄也

陳平出自媯姓虞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

城三十二世孫過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至平佐漢封侯汝陰脫帝密

網摧虜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禹之苗也

夏侯嬰出
自夏禹之

後杞閔公為楚所滅其弟佗奔魯魯悼公以佗出
夏后氏爵為侯謂之夏侯至嬰佐高祖封汝陰侯

鄼侯

鄼音

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度以大帝業高之裔

也蕭氏出自姬姓帝嚳之後高帝乙庶子微子周封為
宋公裔孫大心平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因以為氏

至何事高淮陰整齊天兵導揚靈威覆趙夷魏吞齊殄

楚平陽夏破三秦虜魏王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稷之

裔也

韓氏出自姬姓唐叔虞之後曲沃桓叔之子萬食
采于韓因以為氏至信事高祖封淮陰侯周氏出

自姬姓黃帝裔孫后稷封于邠七世孫古公亶父為狄
所逼徙居岐下之周原故國號曰周至勃事漢封絳侯

克復堯緒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
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
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
祐殺白帝於大澤以承其靈

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拔劍斬之後人至

蛇所有一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矣

建赤旂於沛邑以昭其

神

謂高祖既立為沛公而旂幟皆尚赤也

假手於嬴以混諸侯

謂秦并六國而復歸于漢也

憑力於項以離關東

謂項羽剽悍而關東心離也

奉續堯之元命

續作

管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秉木之大統而秦楚之盛

不保其位既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

樂沛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

其歌曰大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乃尊舊都以壯王業之基

生為湯沐之邑沒為思樂之地且曰萬歲之下魂遊於

此惟茲原廟沛宮之舊也祭蚩尤於是庭而赤精降

高祖

既立為沛公祭蚩尤於沛庭導靈命於是邦而羣雄至登布衣於萬

乘而子孫得以續其緒化環堵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
其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盖

以道備於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於是而後廣之宇內
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內成其制而心懷於舊宜
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
神用成其終俾生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闕宮
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
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密用佐歲功
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睭相舊邦之遺
黎歟

睭與
春同

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安知不奮其聖

化大祐於下土歟然則展敬乞靈烏可已也銘於舊邑
以迪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

音勛

揖讓而退祚於後昆羣蛇輔龍

以翊天門登翼炎運唐臣之孫秦綢既離鹿駭東夏長

蛇封豕

封豕大猪也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見左氏

踊躍中野天復克緒鍾

祐於劉赫矣漢祖播茲皇猷揚旆沛庭約從

從將客切

諸侯

豪暴震疊威聲布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勦

勦子小切

殄霸

楚遂荒神州區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休

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穆穆惠王宗
裡克承崇崇沛宮清廟是憑原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
元命亦舉嚴祀建旆釁釁許
僅切鼓遂據天位魂游故鄉永
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勒此休銘以昭本始

劍門銘

并序

憲宗紀永貞元年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卒行軍司馬劉闢自稱留

後明年元和改元以高崇文為行營節度使率
京西兵馬使李元奕山南西道節度使嚴礪劍
南東川節度使李庚以討劉闢銘謂嚴公即礪
也考礪傳亦載劉闢反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
左僕射節度使東川擅沒吏民田宅百餘所稅外
加歛錢及芻粟數十萬元和四年卒贈司空後

元禕奉使東川劾發其賊請加惡謚
此銘當作於未節度東川之前云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尤俗剽嗜為寇亂皇帝

元年八月帥喪衆暴虐疑不制妖孽

孽魚列切
亦作孽

扇行怙

恃富強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苞劍門憑負兵陵以張

驚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

守臣

蜀為古梁
州之地

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

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效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
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師出次祇俟明詔凡諸侯之師

必出於是儲侍

儲音厨 侍直里切

饗賚取其農穰乃遣前軍嚴

秦奉揚王誅誕告南土十一月右師逾利州蹈冠地乘

山斬虜以遏奔衝左師出於劔門大攘頑嚚諭引却脇

蟻潰鼠駭險無以固

一作以爲固

收奪地利以須王師剗剗

腎腸振振根柢俾無以肆毒用集我勲力鼓

音墳

鼓一振

元戎啟行取其渠魁以為大戮由公忠勇憤悱

憤房吻切悱音

斐授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啟闢險阨夷為大塗衰沮

害氣對乎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秩師長進為大

藩宅是南服將枝羣吏願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號無

窮銘曰

井絡坤垠

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卦為坤離

時惟外區界山為門環於

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

上驅羊切下音矛書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注八

國皆戎夷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

狂猾窺隙狺狺嘯呼

狺魚巾切楚辭

犬憑據勢勝厚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

害及巴渝

巴渝在唐屬劍南道

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當

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增賦帥以饒足喋血

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

上音毗下音休

陳為犄角

犄居綺切說文偏引

也左氏譬如捕鹿晉人犄之諸戎角之

右逾岷山左直劔門攻出九地上

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裂層壘殘殲羣頑內獲

固圉外臨平原天兵徐驅卒乘嘽嘽

他丹切衆也詩嘽嘽駱馬

大憖

因戮

憖徒對切書元惡大憖

戎夏咸歡帝圖厥功惟梁是先開國

進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

觀

塗山銘

并序

尚書曰娶于塗山孔安國曰塗山國名傳曰禹合諸侯于塗山執玉

帛者萬國杜預注曰塗山在壽春南北皇甫謐
曰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作之年

月未

詳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
威懷之道儀刑後王當乎洪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
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堯期順承天厯自南河而受
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
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賜玄圭以承帝命位莫
崇乎執大象乃輯

音集

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

乃朝玉帝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於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周商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於後裔當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

羽毛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俸聽命然後示之以

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

長久厥後啟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

守

啟禹之子而太康啟之子也書甘誓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五子之歌注太康盤于遊田不惜民

事為羿所逐不得反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隆卒就陵

國史記所注亦引此

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修其政統卑宮

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

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

追遺法復會於是山

昭公四年椒舉言于楚子曰康聲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仰則於此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統壹憲度省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

明則以弼聖謨刑戮防風遺骨專車

國語昔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防風

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注骨節其長專車專者擅也

克明克威疇敢以

渝宣昭黎憲者定混區傳祚後裔丕承帝圖塗山巖巖

界彼東國惟禹之德配天無極卽山刊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唐孝友傳曰壽州安豐李興亦有志行柳

宗元為作孝門銘云云全載於傳亦不紀其年月云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

編戶毗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亟

一作疾亟

興自刃股肉假

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

上音淡下妹恍切正作歎

宿而死興

號呼撫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清涕洟

漬疾智切洟音夷

墳

左作小廬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晝夜哭訴孝

誠幽達神為見異廬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廬
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
陰中其心而克致斯事謹按興氓庶賤陋循習淺下性
非文字所導生與耨耒為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音淳孝超
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
堯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於上下請表其里閭刻
石明白宣延風美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
曰可其銘曰

懿厥孝思惟茲淑靈稟承粹和篤守天經泣侍羸疾默

禱隱具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

高高曾不是聽創巨痛仍號于窮旻捧土濡涕頓首成

墳陷膚腐皆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

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

帝有虞以孝烝烝舜替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人不格奸仲尼述經

以教於曾謂孝經也惟昔魯侯見命夷宮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

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為魯侯乃以樊穆仲之
之言立稱于夷宮是為孝公注夷宮宣王祖父夷王之

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

亦有考叔寤莊稱純

左氏鄭莊公寘姜氏於城穎穎考叔聞之

有獻于公公從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

顯顯李氏實與

之倫哀嗟道路涕慕里鄰邦伯奏章稽首懇勤上動帝心旁達明神神錫秘祉三秀靈泉帝命薦加亦表其門
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號億齡揚芬

武岡銘并序

憲宗紀元和六年閏十二月辰淑州首領張伯靖反寇播費二州八

年七月己巳劔南東川節度使潘孟陽討張伯靖八月辛巳朔湖南觀察使柳公綽討伯靖丁未伯靖降然考柳公綽傳止載拜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

都不聽後徙鄂岳觀察使不書其平張伯靖之功若與銘所載詔書頗異進臨江漢之言若少異豈史偶逸之耶武岡在邵州邵與黔辰播費等州在唐皆隸江南西道永州亦其一也公時

為永州司馬作

元和七年四月黔平東鄙

黔音鈴

蠻獠雜擾

獠音潦西南夷名亦作

獠盜弄庫兵賊脇守帥南鈞牂牁外誘西原

漢定西南夷置牂牁

郡西原亦西南夷地也

置魁立帥

一作伍

殺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

成羣皇帝下銅獸符

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至即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

發庸蜀荆漢南越東甌之師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遁逃

不即誅時惟潭部戎帥

潭在唐屬江南西道

御史中丞柳公綽練

立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不震不騫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有攸訴投刃頓伏願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龔毋弟生媚繼來於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允渠同惡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於大邦文儒申申有

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聞公之去相與高蹈涕呼若寒

去裘昔公不夸首級為已能力專務教誨俾邦斯平我

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

上許偉切亦為蝮虫也下胡固切似鼪舍沙射

人為害如玃也

大不為鯨鯢恩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願

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鄰

一作類

以示我子孫億萬

年

一作彌億萬年

俾我奉國如今之誠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

辭曰

黔山之巔

音攢高也

巫山之蟠

音盤曲也赤雞名

魚駭而離獸犯而

殘戶恐谷竄披攘仍亂王師來誅

一作未誅

期死以緩公明

不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

一作援師

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

反其信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

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子孫我始螫

音

賊由公

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

畋音田獻與漁同周禮有獻人

輸

賦於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揅著

以占

一作折筮

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遠哉去我誰

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

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以永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

公元和十年三月自京師謫為柳州此銘十一年三月作當在柳州時文

始州之人各以甕甌負江水

甕音鴛甌五計切破甕也

莫克井飲崖

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

惟咨嗟怨或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

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堅

垠

垠說文云堅土也一作壯

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諸軍事牙

將來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役傭三十六大
軌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銘曰

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於政其來

日新

一作盈
以神

舜禹之事

魏書文帝紀延康元年十一月丙午漢
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告祠高

廟使御史大夫張

音持節奉璽綬禪位乃為壇

於繁陽

庚午王升壇即祚成禮而反改延康為

黃初大赦魏氏

春秋曰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

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古今集中雖皆載此文晏

元獻公謂此文連下謗譽咸

宜二首恐是博士韋籌作

魏公子不由其父得漢禪

音壇

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

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水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忘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於舜也以聖舜之得於堯也以

聖兩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
曰朱啟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
知堯之忘己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
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

一作仁

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

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歷數齊律度量權衡
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
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隕
切徒回然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

鳥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
至于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
於文祖禹之與舜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
自忘也晚益之自繫亦猶是也而啟賢聞於人故不能夫
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
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
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
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

則漢非能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授之堯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於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
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
也君子宜於上不宜於下小人宜於下不宜於上得其
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
亂世不得已而在於上位則道必拂於君而利必及於
人由是謗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
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於君而害

必及於人由是譽行於上而不及於下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間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郵之且至於遠邇莫不以為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為不少矣其謗
孔子者亦為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
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
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
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
然則聞謗譽於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無亦微
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
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乎

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
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
我而謂我盜跖之石切吾又安取懼焉苟不知我而謂我仲
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
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興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盜人
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屠販徒隸出以為公

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誣
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
卿相劫戮困餓伏牆壁間以死無他焉彼固劫戮困餓
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
禍也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
之德不施於人一得適其僚其進晚耳而人猶幸之彼伸
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于
天下一得適其僚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余是以

咸宜之

鞭賈

作之年月不詳然其言云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則在京師未謫時作大抵端以諷空

空於內者賈技於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爾賈音古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

賈音嫁孟子布帛必長短同則賈相若

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

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

夸余視其首則拳盛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側而不植其

行水者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

一本有材料字 搯

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

指乞洽切

舉之翺然

翺然翺飛也

若揮虛

馬余曰子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

賈者云余乃召僮爚湯以濯之

爚音論

則邈然枯

邈音速

蒼

然白嚮之黃者梳也

上音支木實可以染黃

澤者臘也富者不悅

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

坂音反坡坂也

馬相

踈

徒計切踈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踈

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踈不已

墜於地傷焉視其內則空空然其理若糞壤無所賴

者今之梳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技於朝

一有者字賈音古

當其

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曰余曷不
至於公卿然而至者亦良多矣居無事雖過三年不害
當其有事驅之以陳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內
冀壞之理而以責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隆
傷之患乎

吏商

孟子謂宋牼曰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
子者懷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
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公
為吏商於孟子之言若甚戾者故終篇引孟子
之言而謂吾言有不得已者焉且曰吾哀夫沒
於利者以亂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登進其志以

成其政云則公視當世之士吏而汙者蓋不勝其憤不得已而有作也後世大吏鎮一方庶一道所謂不勝其富者至則日事囊橐其去也一方為之騷然何止以貨商也哉然所謂賤而逐於道者未之間也而又加顯馬是柳子之言亦無以施于後世而況聞孟子之言乎作之年月不可得而詳

吏而商也汙吏之為商不若庶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盜賊水火殺斂焚溺之為患

斂與奪同

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貶

廢小名惡終不遂

名一作者

汙吏惡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

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
苦盜賊不得殺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
而家強子孫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
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
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
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
倍不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也夫可量哉雖

赭山以為章

赭音者

涸海以為鹽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

而舉世爭以為貨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

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

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

牼口莖切

何以利教為也柳子

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

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沒於利者以亂人

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吏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

乎下

撓女巧切

以成其收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

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疎未若孔

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其論謂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與永州修淨土堂記意相表裏當是在永時為

吳上人作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

東海若東海神名也孟諸澤名按書被孟諸注在荷東北

荷音何又士可切諸當從承旁

得二瓠焉

瓠胡故切匏也

剗而振其犀

剗音枯

以

嬉取海水雜糞壤蜣虬而實之

蜣如消切腹中虫虬音回亦音尤

臭不

可當也室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笑

呀虛

切牙

曰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

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

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

霾音埋

必泊之西滙

音滙

故其

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

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蜩虻之與居其狹仄也又冥

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

汝抉石破瓢盪羣穢於大荒之島

盪音蕩

而同子於向之

所陳者可乎糞水泊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

若我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以害吾潔

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

穢亦海也狹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來孰

非海者予去矣無亂我其一閭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

是久矣吾以為是固然不可異也今予告我以海之大

又目我以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發其

室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願若幸而哀我哉東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瓠而室於無明之室而雜於十二類之蜺虵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修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

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
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
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
不足以去無明窮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五濁而異
夫十二類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
問者乃為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
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
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二類

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遠一作遠也不若二瓠之水哉
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柳河東集卷二十